

成都名小吃

张凉粉的美名,是在洞子口赶场时摆摊练成的

◎翟永明

文武路是一条大路,两侧外挂着数十条小巷。二十六中在文武路上,成都公安局对面。中学同学,多数是按就近入学的规定入校的,他们都分住在文武路的四周。我就是在这里读完了初中和高中。二十六中背后,是成都远近闻名的文殊院。文殊院对面拐角处,有一家“洞子口张凉粉”。我就是在那里认识川北凉粉、甜水面和鸡丝凉面的,这三位成了我中学时代隔三岔五就会照面的老相识,直到现在,还时常惦念。

洞子口是一个地名,在北郊之外。据说张凉粉的美名,是在洞子口赶场时摆摊练成的。与成都各大名小吃一样,张凉粉的诀窍,也在调料的配制上,与众不同。他们用一种甜酱油,这种甜酱油是普通酱油加上冰糖,还加别的香料茴香、八角,武火冲开,文火煎熬,熬制出来的。甜水面,也因这甜酱油,而别有一番味道。

中学时,我常嫌学校伙食简陋难吃,就把家里给的两角午饭钱,攒起来,光买白饭。然后,与两位同学,走到文殊院。在“洞子口张凉粉”店里,要一碗川北凉粉。鸡丝凉面、甜水面、黄凉粉餐后,轮番上阵,下饭。甜水面号称“三根面一碗”,是成都很特殊的小吃。甜水面

揉面考究,用料也复杂,味道集合了麻、辣、香、甜、鲜,是因为除了甜酱油之外,还需要蒜泥、芝麻酱、花椒面、芝麻、香油等。味道也因此复杂,除了突出甜味,面条的嚼头和又辣又麻的滋味相得益彰。“张凉粉”店,主打川北凉粉,以甜水面和鸡丝凉面为辅,虽都是辣味小吃,其辣味却各有不同,互相补充。

成都的名小吃店很多,如“龙抄手”“钟水饺”“陈麻婆”等等。店都不大,设备简陋。改革开放之后,这些老店也都更新换代移址了。比如“陈麻婆”店,就开到杜甫草堂,一共三层店面,装修也都高大上了。如果有国外朋友来成都,我也会安排“游杜甫草堂+吃陈麻婆豆腐”的精品旅游战略,来招待他们。2011年,我陪一位美国朋友逛文殊院,逛完后,出得门来,远远地看见对面“洞子口张凉粉”几个大字。我大吃一惊:这小店还没关门?还没移址?还没改装得高大上?我急忙拉着朋友,向对面走去,边走边对她讲述了中学时的午饭经历。她觉得很有趣,立即掏出相机来,左右开弓,立此存照。店面仿佛时光驻留,虽有些许改变,但铺面位置、大小、装修,几乎与记忆中一模一样的。周围已拆得面目全非,包括二十六中,也旧貌换新颜。但

“洞子口张凉粉”却巍然不动。店内服务,也与过去一样,先点菜买票,然后,自己拿票到厨房窗口,取面点。这种服务态度,在成都已不多见了。持这种态度的商店,早在大潮中,都一一淘汰了。我们进到店里,吃了川北凉粉、甜水面、鸡丝凉面。前两样,吃得我唏嘘不已:这哪是记忆中的老相识啊,简直是山寨版假冒名顶替。味道寡淡得我替他们难过。鸡丝凉面,啧啧啧啧……要知道,我的朋友们都认为,我的大厨水平,以凉面为最。说起鸡丝凉面,我就想起北京的凉面。

那是1982年,我成年后第一次去北京,照例要去长城、香山、天安门。记得爬香山时,在路边突然看见一个幌子,斜刺里挑出,上书“凉面”二字。我正饥肠辘辘,一看大喜,马上就买了一碗。接过碗来一看,我以为店家忘了放调料,遂伸过碗去质问,对方双眼一翻:“放过了。”我低头一看,碗里是面条、黄瓜丝、芝麻酱。难道这芝麻酱就是调料?我满怀狐疑地吃了起来,除了芝麻酱和盐的味道,无有其他。遂想起鸡丝凉面那十几种调料,不禁对首都人民有几分同情之心。许多年后,我才知道,此同情纯属多余。

漫画经典川菜

鱼香肉丝(二)

◎仙人眉



我的美食经

七彩鱿鱼丝美味诱人 色彩绚丽还养眼

◎莲子

上世纪80年代末,成都市劳动人民文化宫每年都有风味小吃展和年货展,各州府县的名吃名产从元旦开始一直卖到大年十五。小吃品类大多:梓潼片粉、军屯锅盔、乐山豆花、大邑黄醪糟、天主堂鸡片、双流肥肠粉、简阳羊肉汤……以及各种富于传统特色的成都小吃。我每年都会如期而至,不是为了填充饥肠,满足口福尝试新鲜才是真实原动力。每次去,各种美食都要尝尝,其中砂锅米线 and 铁板鱿鱼必不可少。

铁板鱿鱼有两种,烤整片鱿鱼和炒鱿鱼,炒鱿鱼要加洋葱青椒等配料。我更喜欢烤整片的,比手掌还大的鱿鱼腌渍过,用竹签串着在冒烟的铁板上烤,烤得滋滋作响,边烤边刷油并撒孜然粉、辣椒面 and 花椒面,最后再来点味精和葱花递给你。咬一口,真香!鱿鱼烤过有一种特殊的弥漫着海味的焦香,而它的肉质鲜甜细嫩,且有点轻微的弹牙感。烤鱿鱼火候很重要,老了咬不动。吃一片烤得恰到好处的鱿鱼,配一份砂锅米线,如果还有胃口,再来一碗大邑黄醪糟,最佳搭配啊。我经常去固定的那个摊子,有一年小吃展期间去了七次,烤鱿鱼的小哥把我记住了,每次都让我自己挑最大片的来烤。

后来文化宫迁到2.5环上的光华大

道,而我自己随着年龄增长,不大敢吃烤的东西了,怕伤牙怕上火,看样子品尝美食也要趁年轻。但对鱿鱼的喜爱还是没变,我自创了一种菜式:七彩鱿鱼丝。首先把两片肉质肥厚的鲜鱿鱼清洗干净,撕去衣膜切成中粗丝,加料酒及盐稍腌一会。这时将适量青椒、洋葱、泡姜、泡红椒、青笋均切成相同的粗丝,葱白切段、大蒜切片待用。

然后起一个油锅,五成熟时倒入鱿鱼丝,焗到鱿鱼丝变色出水,锅里的油浑油时关火,铲出鱿鱼丝,锅里的油弃之不用。待鱿鱼丝放凉,加淀粉少许,重新起一个油锅,烧到冒青烟时倒入全部菜丝及蒜片葱白爆炒,然后加入鱿鱼丝继续炒。泡红椒炒出红色,调入适量盐和白糖再炒一下。各种调料的香味与鱿鱼的海鲜味融为一体,出锅时再撒点白胡椒调味,味道十分鲜美。炒鱿鱼丝的关键,必须用热油焗一次出水,这样成菜后腥味大减。如果用水焗,鱿鱼丝会变硬影响口感,这时充分体现了一句老话,“油多不坏菜”。

上桌了,这鱿鱼丝不仅美味诱人,色彩也是绚丽养眼。刚创出这道菜时,我非常有兴趣,家人朋友吃过也连连称赞,每次这盘菜都最先拈完,它也就成了我家聚餐待客时的保留节目。



— 超级小猪美食专栏 —

在同一家店吃完双流四绝 还遇见当年少坤甲鱼的创始人

自从和前双流中学迪卡普里奥小毛哥要到一起之后,今年到双流吃饭的次数超过了过去十年的总和。他们这波人才算双流“土著”嘛,小潘以前总是自称双流农民,结果一家馆子都没贡献出来。吃了他们推荐的很多美食,我也要回馈一次,居然是洪雅吴亦凡推荐的一家菌王馆,连“土著”们都没有听说过。

给我说是吃菌子的,发过来定位是一家洗车场,到了也是一家洗车场。正在心头暗暗嘲笑洪雅的哥老官不咋个会用高科技,突然瞄到旁边有个餐馆名字:菌王馆。麻起胆子走进去,穿过流淌滴水的停车场,出现一个古色古香的小院子,门口一个巨大的牌匾:古里。

听到有好吃的,不远千里跑过来的报神反应之快,“豁哟,比太古里少个太字,恐怕还要港火一点哦。”进去问老板娘这个牌匾啥子意思,说是之前茶馆的名字,改做汤锅之后还没换。好嘛,双流人民做生意,就是这么随心所欲。

停车场大破烂了,本来对里头没抱啥子希望。结果环境相当巴适,很古雅不说了,空间很高,除了卡座就是包间。成都可能现在房租太高,很多馆子都显得拥挤不堪,好久没在这种手脚都能打伸的地方吃饭了,舒服。

双流有四绝:肥肠、菌子、包子、甲鱼。这家居然全部都有,而且都有相当高的水准。卤肥肠双流高手太多,这家别出心裁配了蒜片,一片蒜,一块肥肠,一起吃,不解释了,估计以后这泼人不管在哪儿吃肥肠都要喊老板切一碟蒜片。菌汤用的墨脱石锅,宏济路酒仙涂涂自称阿坝州长大的,家庭条件好,从小吃菌子和牛肉,平时话之多,这次吃了两口就不开腔了,闷起脑袋架势整,说是让他想起了童年。包子更不用说了,我之前写过成都包子新四大天王,有三家都在双流。这家个头更小,适合我,免得吃一个就饱了。关键就是要油浸浸的,看到半透明的皮子就想逮到咬一口。

没想到高潮出现在最后,两盘甲鱼端上来,一个红烧、一个酱烧。本来都有点整不动了,酱烧味道被我一个人解决了一半。主厨过来给大家打招呼,瘦瘦小小一个中年男子,很低调,礼节性地寒暄客套了两句就拜拜。走到门口听到有人喊他“少坤”,一屋子人都震惊了,居然是全成都做甲鱼数一数二的少坤甲鱼庄创始人!他在双流餐饮业,绝对是排名前三的重量级人物。赶紧转回来,再确认一下。当年少坤甲鱼如日中天,老板吃皮是吃欢了的。没想到现在还伙到年轻人一起在创业,小毛哥这个三十岁没上过一天班、每天睡到下午两点的中老年男人,流下了悔恨的泪水。他举起肥厚的手掌,伸出胖短胖短的食指,指向了天空,甩钢拌铁地说了一句:“等到!我也要开个馆子,让你们全部跪倒唱征服!”一桌子人全部笑得梭到椅子底下去了,算了,你还是更适合表演单口相声。

责编 李晓

这次班子调整,只宣布鹿文联主持文联工作,而并没有明确他是党组书记。这也留下了一个让许多人回味的空间。

白演达现在朝桌对面的胡处长殷勤地一笑,转过脸说:“文联的工作,其实就两大坨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嘛,一是文学,包括《金蔷薇》刊物和作协;二是艺术,包括各个艺术方面的协会。这两坨只要分管好了。文联的工作自然会见成效。关键是内部的分工必须理顺,不然又会扯皮……”

车夫冷冷地听着白演达的表态,心中洞若观火。表面上白演达是在谈文联的工作范围,实际的潜台词是:《金蔷薇》和作协必须由一个人管,而这个人就是他白演达。

会场的空气有些沉闷。沈副部长侧过头,问了一句:“还有谁要发言?”这本是一句例行的话。谁也没料到坐在角落的冷若冰,这时突然站起来发难。当着宣传部长的面杯骂雷鸣。

“我提一点,”他穿件白色中长外套,一脸杀气。“我不赞成市上这样安排!选接班人不能选个人野心家,像雷鸣这样的人,我们信不过。”这段话暴露了他们原来的打算,是想把雷鸣也挤出文联,因此对市上的安排表示不满。

在场的内大部分人对冷的举动感到意外。尤其是部长宣布班子这种场合,场面相当尴尬。沈君宜的表情有点难堪。雷鸣非常冷静,不动声色。其他人都不语。

车夫挺身而出,大义凛然地反击冷若冰道:“我反对冷若冰的说法,这纯粹是人身攻击嘛。你不是给文联过不去,而是给市委过不去。”

“有意见可以提,”鹿文聪这时圆场道,“但不应该当着部领导的面,用这种极端的方式嘛。”

冷若冰的气焰才有所收敛,悻悻地坐下。“大家还有什么意见?”沈副部长环视会场问。

见无人吭声,关部长宣布道:“三位党组成员留下来,其余的散会!”待群众退席后,关部长意味深长地对三个头儿说:“看来你们文联也够复杂的了……希望你们三位领会市委的意图,能够开创新的局面。”

关于刚才的事,他对雷鸣的态度表示赞赏。“雷鸣刚才有点大将风度。”

雷鸣温厚地一笑,没说什么。经过一年多的风雨洗礼,他变老成了。不过文联的未来会怎么样,雷鸣并没有十足的信心。或者说,他的锐气已经被磨得差不多了。

失窃的天书

推理小说

松鹰 著

连载 49

一个遍体鳞伤的将军,是很难指挥作战的。所幸的是市上还有领导支持他。最难得的是市委一把手颇为欣赏雷鸣。陆石向他透露,上次梁轩书记分别接见文联班子成员后,曾对宣传部部长说:要开创凤山市文艺新局面,就需要雷鸣这样有作品又有创新精神的人。

下班后,雷鸣同车夫、钟翼德、筱红等人在办公室小议了一会儿。评估这次市上的决策,还有会场上出现的情况。钟翼德主张,对白演达的问题应穷追猛打。车夫认为,市上的态度已很明朗,白演达的事再追无益。市上的目的只要能摆平就行了。雷鸣和白演达,这次是双方打成了平手。下一步的关键应是守住作协阵地,提防白演达的第三只手。

回家时,天色已晚。雷鸣骑车沿着临江路往南区走。白衣江的江水静静地流淌着,像缓缓移动的黑色柏油。对岸的山脚亮起了灯火。江心里的漩涡时隐时现。雷鸣停住车,在江边伫立了片刻。心头有些纷乱。世间的事真是难测。

回到家时,已经八点了。窗户里没有灯。他掏出钥匙把门打开,屋里黑洞洞的,他打开灯,发觉祝若雅已带着倩倩走了,留下一座空宅。

炉子上烧了几样雷鸣平日爱吃的菜。茶几上留着一张便条,上面写道:

我和倩儿走了!你用不着来找我。你要你的事业,你的朋友,惟独心中没有我们母女俩。与其貌合神离,不如我们分开一段时间为好……

愿你好自为之! 不要太潇洒,也不要太神气了。

字条后面没有落名,也没有日期。雷鸣在房中呆坐着,心里空荡荡的。他忘不了同妻子共患难的日子,眼前闪过往日的镜头:

他坐在写字台前,桌上铺着稿笺。若雅立在一旁,挎着提包准备出门,又未走。“你在外面还是应该学着有点心眼。”她用右手理着丈夫的袖口。

“我用不着心眼。”他无所谓地说。

“在外对人说话圆滑些,不要那么冲。”她提高音量,开导道。“要以礼待人,先礼后兵。别人攻击你,一定要还击!”

雷鸣把若雅留下的字条捏在手心,像捏着一支锋利的箭簇。稍一用力,手掌里就会流出血来。他知道她的脾气,一旦决断了的事是很难改变的。不觉心中一阵酸楚。

忽然,他觉得有东西在脚下挪动,低头看是雪儿。那小狗抬着毛茸茸的脑袋,正可怜兮兮地望着他。他一抱起雪儿,轻轻抚着它的脊背,眼泪禁不住夺眶而出。

俗话说,新官上任三把火。但鹿文联上任后,三个月都不见有大的动静。他仍然在办公室里,稳坐藤椅,在报纸上练他的颜体。写条幅的水平已接近炉火纯青,开始有人向他求字。

雷鸣找鹿文聪商量,落实召开中、长篇小说座谈会的事。这本是创评部今年的计划,赞助资金创评部已经找到,题词也说陆石的帮忙,请市长写好了。但鹿文联说等等再定。

又有编写三套集成雷需人的事,向他请示,他仍然不给明确答复。鹿文聪老谋深算。他知道文联处在微妙的过渡期。似乎市上并未划句号。而是观其发展。文联诸事不论缓急,鹿文聪基本上按兵不动。

雷鸣办事仍然受阻。

一次,鹿文联主持党组会,研究创作员的事。市上领导关心文学创作,拨了五万创作经费,要确定人员。创评部提了一个初步名单,包括梁晓志等创作有前途的青年作者。但讨论时白演达、钱诚竭力阻挠。这次研究,白演达明白地说:

“挑明了,究竟是编辑部管,还是创评部管?这个问题明确了才能办。”

“这显然应该是创评部的事,根据分工嘛。”雷鸣反驳道。

鹿文聪抽着烟,不表态。

(未完待续)

下期预告:两个月后,岚山市作代会如期举行。

西蜀秘史

之画魂

杨虎 著 连载 60

这幅画被慈禧挂起来后,王恩隆才算稍稍喘了口气。然而思乡之情却又暗暗滋长出来。特别是一到风沙漫天的春季,已届中年的王恩隆日益思念的,是故乡那杨柳堆烟的柔情山水,一想到故乡,他对一代大师李洪度的眷恋便日益加深。

尽管隔着一千多年的时空,然而每当王恩隆想起李洪度,却感觉心中似有无数的情愫要向这位同乡兼同行倾吐。

多年来,李洪度躬身在大圣寺墙壁上画像的姿势,像故乡点亮的一盏灯火,始终亮在王恩隆心里。

二十岁那年,矢志丹青的王恩隆只身深入无根山中,寻找自己精神导师李洪度的坟墓。人间风云多变,大师的坟墓早已荡然无存,只剩下无根山七十二座山峰在天地间依旧巍巍屹立。那天黄昏残阳如血,大风将漫山遍野的芦花吹起来,纷纷扬扬的花穗在半空中飘飘洒洒,落了青年王恩隆满头满脸。

他一动不动,任凭芦花扑面,在山里静静站了一天。

六年后,1881年初秋,已经历会府街书画市场“洗礼”,知晓“画坛”伎俩的王恩隆从成都匆匆返回蜀州,再一次来到无根山深处。这一次,他不再以静立的方式向李洪度致敬,而是在山野里盘膝而坐,似乎在深深思考着什么。月上中天后,他缓缓站起身来,朝月色下那静谧伫立的山岭忧伤地注视了一阵,然后转过身来,踩着露水,朝数十里外的金马河大踏步走去。

故乡就此失去了王恩隆的消息。

二十多年后,从北方传来消息,画家王恩隆早已因不胜性孤癖,鲜与世接,以至穷困,疲于都门。

王恩隆当然不是逝于北京,而是死于兵荒马乱里的辽西巨镇广宁县(今辽宁省北镇市)。北镇的资料里,至今仍将他列为流离至此的书画名人。

2017年初冬,为了证实王恩隆最后的下落,我特地来到了这素有“幽州重镇、冀北严疆”之誉的辽西小城。故乡蜀州正是寒风初起,眼前的北镇却已落过了第二场雪。远远望去,这片土地上的平原和山峦依然保持着她们最初的姿势。我沿着城市旁边一条不声不响的河流边走着,随手捡了一块石头丢下去,溅起几朵浪花。

缓穿行在灰白色云层里的太阳,努力寻找着王恩隆在1900年的背影。

1900年初冬的北镇, 匪影出没, 刀光剑影, 天寒地冻。

从北京辗转流落到此的王恩隆住进了北镇破败不堪的城隍庙里, 起初给人刻章、写福字为生。由秋入冬后, 有人不知从何处探知了他曾担任过慈禧的御用画师, 前来求画者渐渐多了起来。

为求生计, 漫天的飞雪里, 王恩隆每天一早起来, 便呵呵冻墨, 然后跺脚搓手, 将身上暖和了些, 他才俯下身来, 把满腔的情愫都倾诉到那洁白的宣纸上。每画完一幅, 他都要小心翼翼地落款, 西蜀王集仙作于“惜分阴馆。”

惜分阴者, 出自《资治通鉴》里所记载的关于晋代陶侃的故事: 侃性聪敏恭勤, 终日敛膝危坐, 军府众事, 检摄无遗, 未尝少闲。晋语人云: 大禹圣人, 乃惜分阴, 至于众人, 岂可但逸游荒醉, 生无益于时, 死无闻于后, 是自弃也!

北京溷迹的寓所被称为“过山花馆”, 破败不堪的北镇城隍庙叫作“惜分阴馆”。不觉之间, 王恩隆已悄然成为了对时间恋恋不舍的人。

当年那静立于无根山中参拜一代大师李洪度的青年哪里去了?

当年那个毅然抛弃成都书画市场, 如孤雁一般把自己投向北方的青年哪里去了? ……北风怒号, 遍地冰霜。漫漫长夜里, 王恩隆瑟缩着身子, 躲在断垣残壁的北镇城隍庙里, 一遍遍地审视自己四十多年来所走过的路。

他仿佛看见自己从竹林中的茅屋里出来, 牵着父亲的手, 慢慢绕水潭, 走进了昙云寺, 仰起头来, 看见了李洪度所绘的那幅帝释天像……

然后, 他就听到了得得的马蹄声。马蹄声转眼就踏进庙来。

那时候, 北镇一带流传着一句顺口溜: 冯麟阁占东山, 青麻坎社立三, 洪辅臣半边天, 抢官夺印金寿山, 三只眼闹得欢, 海沙子到处翻。

1900年隆冬骑马来到落魄画家王恩隆面前的, 正是北镇人谈虎色变的、抢官夺印的辽西巨匪金寿山。

后来的事件一直扑朔迷离。北镇本地的文史资料说, 八国联军进北京, 宫廷画家逃亡各地, 王集仙辗转来到北镇城隍庙隐居。北镇大土匪金寿山常来买他的画。而民间的传说则是, 金寿山之所以喜欢王恩隆的画, 是因为他被张作霖追杀时, 王恩隆曾用一幅画救了他的命。(未完待续)

下期预告: 王恩隆所绘《昙云集仙图》。

连载